

同人結伴入泉寰，

一浴一觴吟興閒

劉錡豫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。經營「書院街五丁目的美術史筆記」粉絲專頁，研究興趣集中在那些隨著時間及國境的遷移與撕裂，而被世人所遺忘的畫家們。並關注他們所創作出別出心裁，反映了時代共相的藝術品，不過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文字與圖像史料的大海中載浮載沉。

往來於北投溫泉旅館 松濤園的書畫家

文——劉錡豫

一九〇五年十二月，日本淨土真宗高僧島地默雷來臺巡錫，途中前往北投頗具盛名的溫泉旅館「松濤園」休憩，有感於當地幽靜美景，詩興大發：

「同人結伴入泉寰，

一浴一觴吟興閒。

好是幽清塵境遠，

松濤園在白雲間。」¹

島地默雷在明治時期日本佛教的發展中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，其書藝、詩詞長才亦頗受敬重，一九〇九年出版之《東京專門書畫大家一覽表》中刊有其名。松濤園坐落於日治時期就已建成的新北投火車站附近，坐山望水，風景優美。園內兼營料理屋，遊人如織，也吸引包含島地默雷在內，為數不少的書畫家前來遊浴、用膳。本文將簡述松濤園的歷史發展，並介紹曾來此遊歷的文人、畫家，管窺日治時期溫泉業與書畫活動的關係。

開發北投的松本龜太郎

松濤園的園主松本龜太郎，原任職臺北縣軍政廳稅務課長，一八九六年前往北投，移除生長於當地的相思樹林及鳳梨田，模仿日本箱根溫泉的形式，開設「松濤園」²，為北投地區最早期的溫泉旅館之一。³創業之初，由於北投當地交通不便，加上草賊橫行，只能慘澹經營。隨著鐵道的興築，以及旅館歷年的修建及擴大，松濤園逐漸成為「北投溫泉場第一等的旅館」⁴。此外，松本龜太郎政商關係良好，不乏達官貴人前去留宿，甚至有歐美人



松本龜太郎像，上田元胤、湊靈雄，《臺灣土商名鑑 上下》，臺北：にひたか社，1900。（圖片來源：國立臺灣圖書館）

士，由此逐漸打響松濤園的名聲。經營松濤園之餘，松本龜太郎自一九一一年起，邀請京都的製陶師來臺築窯，隔年正式成立「北投燒」，是臺灣現代陶瓷產業之濫觴。⁵一九一八年，松本龜太郎病逝北投，隔年在北投公園行舉建碑式，紀念其開發北投的貢獻。⁶

臺、日詩人筆下的松濤園

松濤園本館為兩層樓的高台建築，內為日式的廣間及洋室裝潢，從建築二樓可眺望北投溫泉街，以及對岸隱沒於雲嵐中的觀音山。園內庭院造景優美，設有稻荷神社，以及「如是庵」、「負竹庵」等稱作「ガゼボ」(gazebo) 的獨立茶室，環境幽靜雅致。⁷吸引像是島地默雷等文人前來遊歷，吟詠美景。一九〇一年六月，來臺擔任《臺灣日日新報》漢文主任的詩人杵山衣洲，便和友人前往北投松濤園遊玩，並與松本龜太郎吟詩作樂。離去後，杵山衣洲作〈游松濤園〉一文，讚嘆松濤園的美景風光。

「紗帽之山兮，山兮何巔巔，

七星為帷兮，淡江為輦。

山中仙人兮，晨采蘭，



采采盈筐兮，露未乾。

吾無飛翮兮，雲漫漫，

何以乞得兮，換骨丹。」⁸



詩文中詠嘆松濤園四周環繞著紗帽山、七星山，如同身處仙人所居的巔峴高山。一九〇四年，杵山衣洲離臺，一九一四年再度來臺遊歷，也選擇寓居於松濤園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刊登此消息，並備註有意求訪杵山衣洲翰墨者，可透過報社方斡旋。⁹

除了島地默雷與杵山衣洲等日籍詩人，松濤園在臺灣文人仕紳間也頗具名氣，據《灌園先生日記》，林獻堂曾多次前往留宿。¹⁰一九〇九年八月，臺灣本土詩社「瀛社」便在松濤園舉行例會，並以「松」、「濤」為題，在報紙上發表社友詩作，其中林安邦作詩：「蒼蒼樹色映禪房，一味薰風送晚涼。坐倚松窓消暑氣，數枝斜影入池塘」，與園內的庭院美景頗為呼應。¹¹

由此可知，松濤園的名聲流傳於臺、日文人間，優美的山水風光吸引他們前來寓居、吟詠，這些讚譽松濤園美景的詩文，透過報紙媒體的傳播，也進一步提升松濤園的名氣。



松濤園負竹庵，上田元胤、湊靈雄，《臺灣士商名鑑 上下》，臺北：にひたか社，1900，頁318。（圖片來源：國立臺灣圖書館）

鹽川文鵬像，上田元胤、湊靈雄，《臺灣士商名鑑上下》，臺北：にひたか社，1900。（圖片來源：國立臺灣圖書館）



往來於松濤園的書畫家

在當時的報導中，除了可見臺、日傳統文人在松濤園活動及吟詠的記述，也時常可見畫家來訪的報導。¹²為何畫家到訪溫泉旅館一事會受到媒體矚目？實際上，這些畫家選擇松濤園作為留宿的地點，除了受溫泉療效與美景風光所吸引之外，或有商業考量。以日本畫家鹽川文鵬為例，他曾於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及一九一一年一月兩度來臺，留宿北投松濤園揮毫鬻畫。¹³

鹽川文鵬為京都著名四條派畫家鹽川文麟之子，一八八〇年代曾赴上海活動，與知名記者岸田吟香交好，曾在其商鋪「樂善堂」任職。¹⁴一八九五年，鹽川文鵬就受日本殖產局囑託來臺描繪草木昆蟲圖像，期間與松本龜太郎等人往來。¹⁵松本也曾赴清國各地工作，並協助岸田吟香經營樂善堂，兩人或許來臺前就已有交集。¹⁶來臺後的鹽川文鵬活躍於日治初期臺灣重要的畫會團體「臺灣書畫會」，頗受矚目，一九〇二年離臺。¹⁷

由此可知，當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及一九一一年一月，鹽川文鵬再度來臺之時，選擇留宿於松濤園，可能也考慮到人際網絡的關係。政商名流往來的松濤園，存在文鵬畫作的潛在買家，而當這位過去在臺

72

73

具知名度的日本畫家，在北投旅宿鬻畫的消息被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刊載時，也會吸引有意購畫的買家前往松濤園，兩方可謂互惠互利。¹⁸

一九一〇年十一月，鹽川文鵬留宿松濤園的期間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曾刊登其作〈秋山問奇〉，風格貼近傳統山水畫，應是他在松濤園所繪之作，發揮了類似報紙廣告的效果。

一九二二年二月，日本畫家長井一禾來臺，同樣留宿北投松濤園，舉辦售畫會，並在報上公布潤例，一尺五寸三十日圓，一尺八寸則四十五日圓。¹⁹長井一禾以畫鴉聞名，其畫蹤遍布美國、東亞各地，從事寫生及鴉畫的研究。²⁰

長井一禾與時任臺灣軍司令官福田雅太郎相識，除了曾受福田招待赴官邸餐會，此次售畫會也受到「以福田軍司令官為首的多數有力人士後援」。²¹推測畫家留宿與政商兩界有所往來的松濤園有其考量。售畫會的消息透過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的報導為人所知，報上亦刊登長井一禾來臺所畫的花鳥畫，與鹽川文鵬的廣告模式相似。

包含鹽川文鵬及長井一禾在內於日治初期來臺書畫家，他們往來於東亞各地創作，成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，便被視為書畫家

鹽川文鵬，《臺北山水圖》，設色絹本立軸，128×51公分。（圖片來源：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籌備處藏）



松濤園庭院及如是庵，上田元胤、湊靈雄，《臺灣士商名鑑 上下》，臺北：にひたか社，1900，頁317。（圖片來源：國立臺灣圖書館）



鬻畫籌措旅費的地方，當時的報紙甚至以「渡臺畫家如鯽」為題來描述此一現象。²²這些書畫家選擇留宿北投松濤園的原因，除了得天獨厚的景致，吸引文人墨客前來吟詠之餘，作為政商仕紳喜愛留宿的知名旅館，應該也是箇中原因。

另外，初代園主松本龜太郎的人脈，讓同樣有中國遊歷經驗的鹽川文鵬多次來此留宿。這些詩人及畫家在松濤園揮毫創作，經由報紙的刊載報導，提升松濤園的媒體曝光度，讓松濤園成為頗為知名的「北投溫泉場第一等的旅宿」，而遊歷書畫家也藉此籌措旅費。由此來看，松濤園在日治初期文學及書畫的發展中，占有一定的地位，這點與當時北投其他的溫泉旅館截然不同。

不過，隨著一九一八年松本龜太郎因病逝世，松濤園輾轉經由他人經營，在《臺灣日日新報》上的報導數量也顯著減少。²³戰後，松濤園原址改由「別有天旅社」經營，現今則為吉星大樓。不同於天狗庵仍有紀念遺址留存，松濤園連同當時往來於北投溫泉的日治初期書畫家們，一同消失在臺灣人的視野中，有待吾人慢慢尋回這段歷史。



從松濤園後方遠眺淡水河與觀音山，上田元胤、湊靈雄，《臺灣士商名鑑 上下》，臺北：にひたか社，1900，頁318。（圖片來源：國立臺灣圖書館）

注釋 /

1. 島地雨田，〈北投遊浴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05.12.17，版1。
2. 〈北投開拓の恩人故松本無住翁 北投公園の建碑式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9.11.23，版7；平田源吾，〈北投溫泉誌〉，（臺北：天狗庵，1909），頁49-50。
3. 一般是以1896年3月所建的「天狗庵」為北投地區最早的溫泉旅館，不過該館最初僅為創立者平田源吾「造訪農家買下並將農家開始每天泡溫泉」，並非一開始就以天狗庵為名對外經營。另外，亦有「保養園」為最早的溫泉旅館一說。詳見關口大樹，〈日治時期北投溫泉的發展——以納涼會為中心之探討——1902-1945〉，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》，2017，頁49。
4. 袖圓生，〈北投溫泉場見聞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896.11.11，版1。
5. 陳新上，〈九代帶山與兵衛與「北投燒」風格的關係〉，《臺灣美術學刊》，No.116，（臺中，2019），頁77。
6. 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9.11.23，版7。
7. 同上注。
8. 初山衣洲，〈遊松濤園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01.06.08，版4。
9. 〈衣洲先生來遊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4.03.18(6)，版6。
10. 如1929年9月6日：「本朝細雨或斷或續，…余與折、得中往北投，宿於松濤園」；1930年7月5日：「會石塚總督…余與內子、雲龍仍乘自働車到松濤園」等。見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資料庫：<<https://taco.ith.sinica.edu.tw/tdk/%E9%A6%96%E9%A0%81>>（瀏覽日期：2021.08.10）。
11. 〈松濤限陽韻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09.08.06，版4。
12. 如1915年書畫家高橋菱雨來臺遊歷，於北投松濤園「頻揮畫稿」。詳見〈菱雨氏畫會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5.02.08，版4。
13. 〈畫家往來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0.11.21，版3；〈鹽川一堂氏（畫家）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1.01.22，版2。
14. 川邊雄大，〈常福寺所藏・「岸田吟香書翰（北方心泉宛）」について〉，《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》第3号，（大阪，2010），頁599。
15. 1937年5月號的《臺灣時報》，記述文鵬與「北投的龜本松濤、翻譯官藤田排雲等上海相關的支那通及文人墨客交遊」，文中「龜本松濤」推測是經營「松濤園」的「松本龜太郎」之誤植。〈臺灣四十年史話〉，《臺灣時報》，1937.05，頁138。
16. 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9.11.23，版7。
17. 有關鹽川文鵬畫歷及臺灣書畫會，詳見黃琪惠，〈日治初期日本畫的移植、接納與挪用〉，《臺灣美術學刊》No.116，（臺中：2019），頁5-54。
18. 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0.11.21，版3；〈畫家來往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0.11.22，版3；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1.01.22，版2。〈鹽川一堂氏（畫家）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1.02.16，版2。
19. 〈書畫界消息 博物館で陳列會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22.02.11，版7。
20. 有關長井一禾的畫歷，詳見拙作，〈日本神話圖像的近代詮釋：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的《八咫鳥圖》研究〉，《國立臺灣博物館學刊》71卷1期，（臺北，2018），頁41-73。
21. 〈無絃琴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22.02.08，版2；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22.02.11，版7。
22. 〈渡臺畫家如鯽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15.02.17，版6。
23. 單以「漢珍知識網」的《臺灣日日新報》檢索網頁來看，不計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的筆數，自1895至1918年間共可蒐得167筆，1918年以後僅剩23筆。